

在先锋与古典间 定位叶兆言

◎张光芒

南通大学文学院教师康烨博士的学术专著《先锋与古典之间——叶兆言小说创作论》以“先锋与古典之间”为主标题来涵盖当代著名作家叶兆言的文学世界，意在从作家主体的整体人格精神层面来展开敏锐的捕捉。综观整体面貌，其在严谨扎实、题域创新与理论深度诸方面均有充分的体现，已是该领域不可多得的前沿成果。

首先是论从史出的思想视域与学术路径。康烨极为注重将所有文本和文献搜集齐全，从掌握和梳理资料出发推论观点。对叶兆言的小说、散文、传记等进行整体性把握，运用“大文学”的研究观念，在文学与历史、真实与想象、文学性与非虚构的缠绕交融、间性对话中理解叶兆言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接近叶兆言小说独特的叙事样态——从个体的、生命的、日常的和人道的视角出发，用文学的洞察对历史进行能动化的隐喻建构，把当下的能动因素与颠覆力量置入历史，以历史叙事为表，触及现实中的尖锐问题，并试图探索人类自我救赎的路径；用零散和边缘的人物与事件对巨型历史景观进行解蔽，用自由的想象与多义的修辞烘托出人类生命的丰富景观与多元的价值生活，穿透历史社会的深层形态，揭示出人的存在形态、生命悲剧等带有浓厚形而上色彩的理性命题。

同时，通过整理年谱包括创作谈、回忆录、文学会议、文学活动等，多方面了解叶兆言的生活道路、生命体验和精神动态，勾连小说内外的文学史料，在综合考辨与论述中把握叶兆言的创作心理及创作发展倾向，努力做到“知人论世”，以文本与作家的密切关联作为评价叶兆言小说的关键要素。比如反对轻车熟路，宁可写砸写坏，也要求新求变；认为先锋就是最大的通俗等，都反映了叶兆言独特的艺术才情和创作个性。

作为文学界与研究界都非常关注的现象级作家，有关叶兆言的评论和研究十分活跃和发达，康烨能够深潜于前人言说与他人研究的汪洋大海中，寻找与学术界进行深层对话的通道。她善于收集历来研究叶兆言的评论，在反复学习推敲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的理论逻辑与谱系，把研究向前推进一点，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她搜集陈思和、丁帆、费振钟、汪政、晓华五位评论家有关叶兆言早期小说创作的研究后发现，虽然他们把叶兆言归置于先锋作家群，但却更加直观地把握到，叶兆言小说实验的艺术原则与价值体系并不同于余华、格非等新潮同人。叶兆言的特点在于不避俗常，构造面貌平淡普通的故事，而能蕴含与众不同的认识生活的方法与视角。早期评论很准确地勾画出叶兆言的轮廓，正是以此为基础，作者寻绎到以生命

的二律背反性和生命的悲剧性为主旨来切入叶兆言小说的研究路径。从小说中丰富、复杂的生命世界去体察细节的情理、灵魂的激荡和作家的用心所在——人性内在的自然欲求和本真性的生命体验，本能中的直觉、非理性和向上的力量，人性在善恶两端的矛盾交织与复杂多变，人生的相对性、命运的极端不确定性。

其次是多声部的研究视角及其立体性的整合。以作品为基石，突破孤立的作家作品研究，在与小说理论、创作思潮、文学现象和文学史的多维关系中分析、考察作品，打开文本的多重影像和多层次指涉系统。比如运用解构主义相关理论来把握叶兆言小说异态冲撞、丰富浑成的特点，解读文本“突出的矛盾性和完美的融合性”，就是在阅读的基础上，直接发现问题，再选择理论来解决问题，在小说的阐释活动中获得对一系列著名的理论概念灵活的、富有弹性的理解。事实上，叶兆言的小说往往包含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元素与双重特征，这是由一种深刻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所决定，是以反本质主义思维去照亮和揭示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与人类经验，最终抵达对生活本质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对人性、精神、道德和伦理的探索与价值建构。

与此同时，康烨也非常注重多样化的归类对照。比如将叶兆言同时期的各种不同题材作品，不同时期的同类题材作品进行对比，将叶兆言与五四作家、先锋作家、西方现代派、后现代作家进行对比，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叶兆言的个性，并使他的小说中无法被共名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特征所类化的自由伦理本性浮现出来——杂花生树与群莺乱飞的多元性、存在之轻与思想之重的含混性、以“嬉游的欢愉意识”反衬现实的沉重、在喜剧的氛围中开出悲剧的花朵。

作为一位年轻的学者，康烨这部专著也许尚未抵达理想的批评境界，但她的写作并没有拘泥于学术论文规范，而是追求较强的可读性、语言的文学色彩，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文献、知识，更想将审美、智慧的层面表达出来。比如对《枣树的故事》《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浦来达的痛苦》《花开四季》《苏珊的微笑》和“张英系列”等小说的细读，就是围绕文学与人生这一主线，从最具体的细节和材料中激发想象的火花，通向有精神体温的价值世界；从作家的心灵世界进入对小说修辞和文体风格的审视；以小说的复杂性和可能性，推动对事物亦此亦彼又非此即彼关系的新的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康烨的专著既是在研究叶兆言小说，也是在研究“这一个”作家整体性的存在，更渗透着她的自我观照和自我表达。

灯下
漫笔

水乡(油画)

◎陆庆龙

心灵的朝圣

◎吴管莲

在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中，窝在宿舍床上的阅读时光成了我的救赎。

未开化的童蒙时期，书店成为我精神的栖息地，那是思考如脱缰野马恣意奔跑的场域。但现在，在十年前开得如火如荼的书店歇了业。在十年前甚至更久以前人满为患的新华书店，现在人烟寥寥。我该痛苦吗，还是该释然呢？书籍，似乎已不再是世俗生活中人们精神的驿站，喂饱心灵的確乎成为可观赏天下的电子产品。

读书，在我眼里本就是一种朝圣。“我会给你们两次逃课的机会，比如楼外的蒹葭，或者今晚的月亮。”我前所未有地想念一个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下午，在细雨迷蒙的午后捧着自己爱读的书，去和作者潜心交流。被老师允许逃课的同学们是幸运的，如果他们被允许放下手头的繁忙，去寻找季节，仰望月光，那他们的青春便不只关乎无休止的考试和做不完的卷子，而关乎鲜活的梦想，关乎少年的企望，关乎漫天的星光。在秋季，秋风细雨，无不挂怀着你，古诗词里的凄风苦雨，在你眼中，温和细腻。而那一段逃课的经历，苍茫的蒹葭，微凉的晚风，羞怯的月色，或许会成为你往后余生心灵的栖息地。

我们依旧奔跑着。最真挚的坚

心窗
片羽

强，最原始的执拗。不愿放弃，难以割舍，那一份朝夕相处的梦想，那一段久久为功的坚持。我们的青春没有妙笔生花，是刻在桌上的字句，是藏在日记本里的悄悄话，或浓或淡，有深有浅，诉说给自己听。这些都是攥在手心、压在心底的记忆。

妈妈的一通电话，让我有所反思。我们帮扶了一位山区的小女孩，而她最近正经历着辍学危机。家中唯有几亩薄田，她的爸爸身有残疾，行动不便。听说她不想读书想种田，这位操心的老父亲便带着她种了一整天的田。结果却令我们意外。小妹妹坚持着种田，并且爱上这件事了。于是，她不愿继续上学，而选择在种田中消磨岁月。她的选择，令身有残疾的父亲恨铁不成钢，并难以接受自己的孩子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但她，或者说他们暂时还未明白的是这个女孩子生活的苦难，或许可以描画成诗篇，以痛吻你的世界，迎接、拥抱你的歌唱。我的妈妈告诉她，读书，是有魅力的，就像漫天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才情，就像三千尺飞流直下的浪漫，而这些，只有你自己去感受，自己走过，才能懂得。课本中的绮丽和温情，让最初的我们看清世界的轮廓，抑或形成自己精神的场域。

读书，就像一场朝圣，关乎心灵，关乎你我的信念，就让你我，以虔诚，以执着，构筑。

马浩元诗选

◎马浩元

“三八节”断想

今日又唱巾帼歌，九州女神乐几何？
须眉诚捧雪莲花，清朗乾坤阴阳和。
君看寰球多战乱，颠沛妇孺惨遭祸。
珍惜当下思安危，守护中华幸福河。

南通地铁采风

近代名城焕新容，车站堂皇气势宏。
呼啸列车飞驰过，南通地铁展雄风。

才跨高架越彩虹，又乘地铁逛地宫。
上天入地寻常事，吾辈喜成孙悟空。

登鼓浪屿参观郑成功纪念馆

鼓浪有馆拱圣雕，郭老题匾昭云霄。
大义彪炳芳百世，抗清驱荷戍宝岛。

紫琅
诗会

民族精神激后代，目眺金澎心涌潮。
小撮败类敢称独，斩尽杀绝不恕饶。

二

顶礼郑公鹭岛来，今登鼓浪日光岩。
英武戎装义冲天，剑指洋夷水操台。
古梁洞畔寨门开，保国卫疆逐海蛮。
肃穆慷慨浩然气，长使泪巾湿后代。

人生快事

古话人生四快事，我添耄龄读写诗。
块垒化云炼珠玑，报与天涯几相知。

偶得

从来悲喜人共有，自将得失从容求。
乐观豁达福自至，满目春光何言愁？

二

人生一盘棋，进退有输赢。
何必纠结局，博弈已心舒。